

刘心武评点

金瓶梅

下



兰陵笑笑生  
著

刘心武评点  
漓江出版社

刘心武评点

# 金瓶梅

下

兰陵笑笑生著  
刘心武评点

覃知非校点



漓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心武评点《金瓶梅》:全3册/(明)兰陵笑笑生著;覃知非校点;刘心武评点.一桂林:  
漓江出版社,2012.11(2012.12重印)

ISBN 978-7-5407-5737-3

I. ①刘… II. ①兰… ②覃… ③刘… III. ①《金瓶梅》—古典小说评论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6121 号

组 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张玉琴 王 坤 周向荣

内版设计:李星星

封面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69 字数:920 千字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9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 目 录

- 第一回 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1  
第二回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王婆子贪贿说风情 16  
第三回 王婆定十件挨光计 西门庆茶房戏金莲 24  
第四回 淫妇背武大偷奸 郭哥不惯闹茶肆 33  
第五回 郭哥帮捉骂王婆 淫妇药鸩武大郎 38  
第六回 西门庆买嘱何九 王婆打酒遇大雨 45  
第七回 薛嫂儿说娶孟玉楼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51  
第八回 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61  
第九回 西门庆计娶潘金莲 武都头误打李外传 70  
第十回 武二充配孟州道 妻妾宴赏芙蓉亭 78  
第十一回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84  
第十二回 潘金莲私仆受辱 刘理星魔胜贪财 93  
第十三回 李瓶儿隔墙密约 迎春女窥隙偷光 106  
第十四回 花子虚因气丧身 李瓶儿送奸赴会 115  
第十五回 佳人笑赏玩月楼 狰客帮嫖丽春院 126  
第十六回 西门庆谋财娶妇 应伯爵庆喜追欢 134  
第十七回 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李瓶儿招贊蒋竹山 143

第十八回	来保上东京干事	陈经济花园管工	151
第十九回	草里蛇逻打蒋竹山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160
第二十回	孟玉楼义劝吴月娘	西门庆大闹丽春院	171
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勾使	183
第二十二回	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春梅正色骂李铭	196
第二十三回	玉箫观风赛月房	金莲窃听藏春坞	202
第二十四回	经济元夜戏娇姿	惠祥怒詈来旺妇	211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来旺醉谤西门庆	219
第二十六回	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惠莲含羞自缢	228
第二十七回	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242
第二十八回	陈经济因鞋戏金莲	西门庆怒打铁棍儿	250
第二十九回	吴神仙贵贱相人	潘金莲兰汤午战	257
第三十回	来保押送生辰担	西门庆生子喜加官	266
第三十一回	琴童藏壶觑玉箫	西门庆开宴吃喜酒	274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认女	应伯爵打诨趋时	286
第三十三回	陈经济失钥罚唱	韩道国纵妇争锋	295
第三十四回	书童儿因宠揽事	平安儿含愤戳舌	304
第三十五回	西门庆挟恨责平安	书童儿妆旦劝狎客	317
第三十六回	翟谦寄书寻女子	西门庆结交蔡状元	333
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说嫁韩氏女	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340
第三十八回	西门庆夹打二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349
第三十九回	西门庆玉皇庙打醮	吴月娘听尼僧说经	357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儿希宠	妆丫鬟金莲市爱	372
第四十一回	西门庆与乔大户结亲	潘金莲共李瓶儿斗气	379
第四十二回	豪家拦门玩烟火	贵客高楼醉赏灯	387
第四十三回	为失金西门庆骂金莲	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	396
第四十四回	吴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门庆醉拶夏花儿	407
第四十五回	桂姐央留夏花儿	月娘含怒骂玳安	414

第四十六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龟儿卦	422
第四十七回	王六儿说事图财	西门庆受赃枉法	435
第四十八回	曾御史参劾提刑官	蔡太师奏行七件事	443
第四十九回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永福寺钱行遇胡僧	454
第五十回	琴童潜听燕莺欢	玳安嬉游蝴蝶巷	467
第五十一回	月娘听演金刚科	桂姐躲在西门宅	474
第五十二回	应伯爵山洞戏春娇	潘金莲花园看蘑菇	488
第五十三回	吴月娘承欢求子息	李瓶儿酬愿保儿童	501
第五十四回	应伯爵郊园会诸友	任医官豪家看病症	514
第五十五回	西门庆东京庆寿旦	苗员外扬州送歌童	525
第五十六回	西门庆周济常时节	应伯爵举荐水秀才	536
第五十七回	道长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劝舍陀罗经	544
第五十八回	怀妒忌金莲打秋菊	乞腊肉磨镜叟诉冤	554
第五十九回	西门庆摔死雪狮子	李瓶儿痛哭官哥儿	570
第六十回	李瓶儿因暗气惹病	西门庆立段铺开张	585
第六十一回	韩道国筵请西门庆	李瓶儿苦痛宴重阳	592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灯法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610
第六十三回	亲朋祭奠开筵宴	西门庆观戏感李瓶	630
第六十四回	玉箫跪央潘金莲	合卫官祭富室娘	639
第六十五回	吴道官迎殡颁真容	宋御史结豪请六黄	646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赙	黄真人炼度荐亡	658
第六十七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	667
第六十八回	郑月儿卖俏透密意	玳安殷勤寻文嫂	684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诈求奸	699
第七十回	西门庆工完升级	群僚庭参朱太尉	713
第七十一回	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	724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门为义父	应伯爵替李铭释冤	737
第七十三回	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郁大姐夜唱闹五更	754

第七十五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吴月娘听宣黄氏卷	769
第七十六回	春梅毁骂申二姐	玉箫憩言潘金莲	783
第七十七回	孟玉楼解愠吴月娘	西门庆斥逐温葵轩	805
第七十八回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倚牖盼佳期	824
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吴月娘玩灯请蓝氏	839
第八十回	西门庆贪欲得病	吴月娘墓生产子	859
第八十一回	陈经济窃玉偷香	李娇儿盗财归院	879
第八十二回	韩道国拐财倚势	汤来保欺主背恩	888
第八十三回	潘金莲月夜偷期	陈经济画楼双美	895
第八十四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谐佳会	902
第八十五回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910
第八十六回	月娘识破金莲奸情	薛嫂月夜卖春梅	917
第八十七回	雪娥唆打陈经济	王婆售利嫁金莲	925
第八十八回	王婆子贪财受报	武都头杀嫂祭兄	935
第八十九回	潘金莲托梦守御府	吴月娘布施募缘僧	944
第九十回	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吴月娘误入永福寺	953
第九十五回	来旺盗拐孙雪娥	雪娥官卖守备府	963
第九十五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972
第九十二回	陈经济被陷严州府	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982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仗义赒贫	任道士因财惹祸	993
第九十四回	刘二醉殴陈经济	洒家店雪娥为娼	1004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盗假当物	薛嫂乔计说人情	1014
第九十六回	春梅游玩旧家池馆	守备使张胜寻经济	1024
第九十七回	经济守御府用事	薛嫂卖花说姻亲	1034
第九十八回	陈经济临清开大店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1043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忿杀陈经济	1052
第一百回	韩爱姐湖州寻父	普静师荐拔群冤	1062

## 第七十回

### 西门庆完升级 群僚庭参朱太尉

昨夜西风鼓角喧，晓来隆冻怯寒毡。  
茫茫一片浑无地，浩浩四方俱是天。  
绮壁凄凉宜未守，霸陵豪杰且停鞭。  
阳春有脚恩如海，愿借余温到客边。

话说西门庆，自此与李桂姐断绝，不题。却说走差人到怀庆府林千户处打听消息，林千户将升官邸报封付与来人，又赏了五钱银子，连夜来递与提刑两位官府。当厅夏提刑拆开，同西门庆先观本卫行来考察官员照会，其略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严考核，以昭劝惩，以光圣治事。先该金吾卫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题前事，考察禁卫官员，除堂上官自除外，其余两厢诏狱缉捕、提察、机察、观察，典牧皇畿，内外提刑所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各按册籍，祖职世袭、转升、功升、荫升、纳级等项，各挨次格，从公举劾，甄别贤否，具题上请，当下该部详议黜陟，升调降革等因。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科，按行到部，看得太尉朱题前事，遵奉旧例，委的本官殚力致忠，公于考核，委所同并内外属官，各据册籍，博协舆论，甄别贤否，皆出闻见之实，而无偏执之私。足见本官仰扳天颜之咫尺，而存体国之忠谋也。分别等第奖励，淑慝井井有条，足以励人心而孚公议，无容臣

西门庆的生活又在官、商、性等几条轨道上生气勃勃地运行起来。官运如何，当然还是心上所首悬的事。



等再喙；但恩威赏罚，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体照例施行等因，庶考核明而人心服，冒滥革而官箴肃矣。奉钦此，钦依拟行。

内开：山东提刑所正千户夏延龄，资望既久，才练老成，昔视典牧而坊隅安静，今理齐刑而绰有政声，宜加奖励，以冀甄升，可备鹵簿之选者也。贴刑副千户西门庆，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怀庆提刑千户所正千户林承勋，年清优学，占籍武科，继祖职抱负不凡，提刑狱详明有法，干济有法，泰严亡度，可加荐奖励简任者也。副千户谢恩，年齿既残，昔在行伍犹有可观，今任理刑罢软尤甚，可宜罢黜革任者也。

西门庆看了他转正千户掌刑，心中大悦；夏提刑见他升指挥，管鹵簿，大半日无言，面容失色。于是又展开工部工完的本观看，上面写道：

工部一本：神运届京，天人胥庆，恩乞天恩，俯加渥典，以苏民困，以广圣泽事。奉

圣旨：这神运奉迎大内，奠安艮岳，以承天眷，朕心嘉悦！你每既效有勤劳，副朕事玄至意。所经过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抚按衙门，查勘明白，着行蠲免今岁田租之半；所毁坝闸，你部里差官，会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还差内侍孟昌龄，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彦、王炜、郑居中、高俅，辅弼朕躬，直贊内庭，功劳茂著。京加太师，邦彦加柱国太子太师，王炜太傅，郑居中、高俅太保，各赏银五十两、四表里；蔡京还荫一子为殿中监。国师林灵素，佐国宣化，远致神运，北伐虜谋，实与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赐坐龙衣一袭，肩舆入内，赐号玉真教主，加渊澄玄妙广德真人、金门羽客、真达灵玄妙先生。朱勔、黄经臣，督理神运，忠勤可嘉。勔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经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荫一子为金吾卫正千户。内侍李彦、孟昌龄、贾祥、何沂、蓝从熙，着直延福五位宫近侍，各

西门庆升为正职，再不用敷衍姓夏的了，更可作威作福，当然大悦；夏提刑升为指挥，管鹵簿，明是升了，但那是个仪仗官，油水大不如提刑，且需离开他经营已久的“根据地”，当然不仅心中不快，而且反映到脸上来。

赐蟒衣玉带，仍荫弟侄一人为副千户，俱见任管事。礼部尚书张邦昌、左侍郎兼学士蔡攸、右侍郎白时中、兵部尚书余深、工部尚书林摅，俱加太子太保，各赏银四十两、彩段二表里。巡抚两浙金都御史张阁，升工部右侍郎；巡抚山东都御史侯蒙，升太常正卿；巡抚两浙、山东监察御史尹大谅、宋乔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训，各升俸一级，赏银二十两；祇迎神运千户魏承勋、徐相、杨廷佩、司凤仪、赵友兰、扶天泽、西门庆、田九皋等，各升一级；内侍宋推等，营将王佑等，俱各赏银十两；所官薛显忠等，各赏五两；校尉昌玉等，绢二匹。该衙门知道。

夏提刑与西门庆看毕，各散衙回家。后晌时分，有王三官差永定同文嫂，拿着请书盒儿来，内安泥金折，十一日请西门庆往他府中赴席，少罄谢私之意。西门庆收下，不胜欢喜，以为其妻指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东京本卫经历司差人行照会到：“晓谕各省提刑官员知悉，火速赴京，赶冬至令节，见朝引奏谢恩。毋得违误，取罪不便！”西门庆看了，到次日，衙门中会了夏提刑，回手本打发来人回去，不在话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装，备办贽见礼物，不日约会起程。

西门庆使玳安叫了文嫂儿，教他回王三官，十一日不得来赴席，如此这般，上京见朝谢恩去也。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容待回来，洁诚具请。”西门庆一面叫将贲四，分付教他跟了去，与他五两银子，家中盘缠；留下春鸿看家，带了玳安、王经跟随答应；又问周守备讨了四名巡捕军人、四匹小马，打点驮装、暖轿、马，排军抬扛。夏提刑那边夏寿跟随。两家有二十余人跟从，十二日起身，离了清河县。冬天易晚，昼夜趱行，到了怀西怀庆府，会林千户，千户已上东京去了。一路天寒坐轿，天暖乘马，朝登紫陌红尘，夜宿邮亭旅邸。正是：意急款摇青毡幙，心忙牵碎紫丝鞭。

评话捷说，到了东京，进得万寿门来。依着西门庆分别，他主意要往相国寺下；夏提刑不肯，坚执要请往他令亲崔中书家投下。西门庆不免先具拜帖拜见。正值崔中书在家，即出迎接，至厅叙礼相见，道及寒暄契阔之情，拂去尘土。坐下茶汤已毕，拱手问西门庆尊号。西门庆

真是得意之想

“评话捷说”，显露“话本”（说书人用的底本）特色。纯文人小说不会有此种用语。



西门庆故意提前称夏某为“堂尊”，令夏某难堪。

“蜂屯蚁聚”，豪门前的火爆景象一至于此。

两包银子，方递得进揭帖。

夏提刑毕竟不是亦官亦商，出手当然比不得西门庆泼洒。

夏提刑已非提刑。官场失落感，不必罢黜，亦可浓醉。

道：“贱号四泉。”因问：“老先生尊号？”崔中书道：“学生性最愚朴，名闲林下，贱名守愚，拙号逊斋。”因说道：“舍亲龙溪，久称盛德，全仗扶持，同心协恭，莫此为厚！”西门庆道：“不敢！在下常领教诲，今又为堂尊，受益恒多，可幸可幸。”夏提刑道：“长官如何这等称呼？虽有磁基，不如待时。”崔中书道：“四泉说的也名分使然，不得不早。”言毕，彼此笑了。不一时，收拾了行李。天晚了，崔中书分付童仆放桌摆饭，无非是果酌肴馔之类，不必细说。当日二人在崔中书家宿歇，不题。

到次日，各备礼物拜帖，家人跟随，早往蔡太师府中叩见。那日，太师在内阁，还未出来，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蚁聚，通挤匝不开。西门庆与夏提刑与了门上官吏两包银子，拿揭帖禀进去。翟管家见了，即出来相见，让他到外边私宅。先是夏提刑相见毕，然后西门庆叙礼，彼此道及往还酬答之意，各分宾位坐下。夏提刑先递上礼帖，两匹云鹤金段、两匹色段，翟管家的是十两银子。西门庆礼帖上，是一匹大红绒彩蟒、一匹玄色妆花斗牛补子员领、两匹京段，另外梯己送翟管家一匹黑绿云绒、三十两银子。翟谦分付左右：“把老爷礼都交收进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门庆那匹云绒，将三十两银子连那夏提刑的十两银子都不受，说道：“岂有此理。若如此，不见至交亲情。”一面令左右放桌儿摆饭，说道：“今日圣上奉良岳，新盖上清宝篆宫，奉安牌匾，该老爷主祭，直到午后才散。到家，同李爷又往郑皇亲家吃酒。只怕亲家和龙溪等不的，误了你每勾当。遇老爷闲，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门庆道：“蒙亲家费心，若是这等又好了。”翟谦因问：“亲家那里住？”西门庆就把夏龙溪令亲家下歇说了。不一时，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盘大碗，汤饭点心一齐拿上来，都是光禄烹炮美味，极品无加。每人金爵饮酒三杯，就要告辞起身。翟谦于是款留，令左右再筛上一杯。西门庆因问：“亲家，俺每几时见朝？”翟谦道：“亲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大人如今京堂官不在此例。你与本卫新升的副千户，何太监侄儿何永寿，他便贴刑你便掌刑，与他作同僚了。他先谢了恩，只等着你见朝引奏毕，一同好领劄付。你凡事只会他去。”夏提刑听了，一声儿不言语。西门庆道：“请问亲家，你晓的我还等冬至郊天毕回来，见朝如何？”翟谦道：“亲

家，你等不的冬至圣上郊天回来。那日天下官员，上表朝贺毕，还要排庆成宴，你每原等的？不如你今日先鸿胪寺报了名，明日早朝谢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毕，领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门庆谢道：“蒙亲家指教，何以克当。”

临起身，翟谦又拉西门庆，到侧净处说话，甚是埋怨西门庆，说：“亲家，前日我的书去，那等写了，大凡事要谨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亲家如何对夏大人说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来，立逼着朱太尉。太尉来对老爷说，要将他情愿不官卤簿，仍以指挥职衔，在任所掌刑三年；何太监又在内廷，转央朝廷所宠安妃刘娘娘的分上，便也传旨出来，亲对太爷和朱太尉说了，要安他侄儿何永寿在山东理刑。两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爷好不作难！不是我再三在老爷跟前维持，回倒了林真人，把亲家不撑下去了？”慌的西门庆连忙打躬说道：“多承亲家盛情！我并不曾对一人说，此公何以知之？”翟谦道：“自古机事不密则害成，今后亲家凡事谨慎些便了。”这西门庆千恩万谢，与夏提刑作辞出门，来到崔中书家，一面差贲四，鸿胪寺报了名。

次日见朝，青衣冠带，同夏提刑进内，不想只在午门前谢了恩。出来，刚转过西阙门来，只见一个青衣人，走向前问道：“那位是山东提刑西门庆老爹？”贲四问道：“你是哪里的？”那人道：“我是内府匠作监何公公来请老爹说话。”言未毕，只见一个太监，身穿大红蟒衣，头戴三山帽，脚下粉底皂靴，从御街定声叫道：“西门大人请了！”西门庆遂与夏大人分别，被这太监用手一把拉在傍边一所直房内，都是明窗亮榻，里面笼的火暖烘烘的，桌上陈设的许多桌盒。一面相见，作了揖，慌的西门庆倒身还礼不迭。这太监说道：“大人，你不认的我。在下是内府匠作太监何沂，见在延宁第四宫端妃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内工完了，蒙万岁爷爷恩典，将侄男何永寿，升授金吾卫左所副千户，见在贵处提刑所理刑管事，与老大人作同僚。”西门庆道：“原来是何老太监，学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说道：“此禁地不敢行礼，容日到老太监外宅进拜。”于是叙礼毕，让坐。家人捧茶，金漆朱红盘托盏递上茶去吃了。茶毕，就揭桌盒盖儿，桌上许多汤饭肴品，拿盏箸儿来安下。何太

插入此笔，将官场黑幕揭露。西门庆在官场究竟还是“生蠻”。

夏提刑的“官场后门”也不软：由林真人通到朱太尉，再由朱太尉通到蔡太师；另外还有何太监通过安妃刘娘娘为其争夺此位；却都未能如愿，而“鹿死”西门庆之手。想来单凭“权势”，还是不能阻止“天平”朝西门庆方向倾斜，因为他肯出“大价钱”。

亏得先从翟管家处闻知。



此同僚恐不那么容易“教导”。

监道：“不消小杯了，我晓的大人朝下来，天气寒冷，拿个小盏来，没甚么看，亵渎大人，且吃个头脑儿罢。”西门庆道：“不当取扰。”何太监于是满斟上一大杯，递与西门庆。西门庆道：“承老太监所赐，学生领下；只是出去还要见官拜部，若吃得面红，不成道理。”何太监道：“吃两盏儿盪寒，何害！”因说道：“舍侄儿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间，凡事教导他教导。”西门庆道：“岂敢！老太监勿得太谦，令侄长官虽是年幼，居气养体，自然福至心灵。”何太监道：“大人好道。常言学到老不会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识得一腿；恐有不知到处，大人好歹说与他。”西门庆道：“学生谨领！”因问：“老太监外宅在何处？学生好去奉拜长官。”何太监道：“舍下在天汉桥东文华坊双狮马台就是。”亦问：“大人下处在那里？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门庆道：“学生暂借崔中书家下。”彼此问了住处。

西门庆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监送出门，拱着手说道：“适间所言，大人凡事看顾看顾。他还等着你，会同一答儿引奏，当堂上作主，进了礼好领劄付。”西门庆道：“老太监不消分付，学生知道。”

于是出朝门，又到兵部，又遇见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来。比及到本卫参见朱太尉，递履历手本，缴劄付，又拜经历司并本所官员，已是申刻时分。夏提刑改换指挥服色，另具手本，参见了朱太尉，免行跪礼，择日南衙到任。刚出衙门，西门庆还等着，遂不敢与他同行，让他先上马；夏延龄那里肯，定要同行。西门庆赶着他呼堂尊，夏指挥道：“四泉，你我同僚在先，为何如此称呼？”西门庆道：“名分已定，自然之道，何故太谦！”因问：“堂尊高升美任，不还山东去了，宝眷几时搬取？”夏延龄道：“欲待搬来，那边房舍无人看守；如今且在舍亲这边权住，直待过年，差人取家小罢了。日逐望长官早晚家中看顾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长官替我打发，自当感谢。”西门庆道：“学生谨领！请问府上那房价值若干？”夏延龄道：“舍下此房，原是一千三百两买的徐内相房子，后边又盖了一层，收拾使了二百两，如今卖原价也罢了。”西门庆道：“堂尊说与我，有人问，我好回答，庶不误了。”夏延龄道：“只是有累长官费心。”

二人归到崔宅，王经向前禀说：“新升何老爹来拜，下马到厅，小的

西门庆表面尊重关怀备至，其实心中是“幸灾乐祸”；夏某明知如此，也只好吞下苦果。

回部中还未来家。何老爹说多拜上，还与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间差人送了两匹金段来。”宛红帖儿拿与西门庆看，上写着：“谨具段帕二端，奉引贽敬。寅侍教生何永寿顿首拜。”西门庆看了，连忙差王经封了两匹南京五彩狮补员领，写了礼帖，吃了饭，连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厅上，何千户忙整衣迎接出来，穿着五彩妆花玄色云绒狮补员领，乌纱皂履，腰系玳瑁蒙金带；年纪不上二十岁，生的面如傅粉，眉目清秀，唇若涂朱。趋下阶来，揖让退逊，谦恭特甚。西门庆升阶，左右忙去掀帘，呼唤一声，奔走后先应诺。二人到厅上叙礼，西门庆令玳安揭开段盒，捧上贽见之礼，拜下去，说道：“适承光顾，兼领厚仪，所失迎迓；今早又蒙老公公直房赐馔，感德不尽。”何千户忙顶头还礼说：“小弟叨受微职，忝与长官同例，早晚得领教益，实为三生有幸！适间进拜不遇，又承垂爱，蓬荜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公座椅儿，都是鹿皮坐褥，分宾主坐下，左右捧上茶来。何千户躬身捧茶，递与西门庆，西门庆亦离席交换。吃茶之间，彼此问号。西门庆道：“学生贱号四泉。”何千户道：“学生贱号天泉。”又问：“长官今日拜毕部堂了？”西门庆道：“从内里蒙公公赐酒出来，拜毕部，又到本衙门见堂，缴了劄付，拜了所司，出来见长官尊帖下顾，失迎，不胜惶恐！”何千户道：“不知长官到，学生拜迟。”因问：“长官今日与夏公都见朝来？”西门庆道：“龙溪今已升了指挥直驾，今日都见朝谢恩在一处。只到衙门见堂之时，他另具手本参见。”问毕，何千户道：“今日与长官计议了，咱每几时与本主老爹见礼、领劄付？”西门庆道：“依着舍亲说，咱每先在卫主宅中进了礼，然后大朝引奏，还在本衙门到堂，同众领劄付。”何千户道：“既是长官如此说，咱每明日早备礼进了罢。”于是都会下各人礼数：何千户是两匹蟒衣、一束玉带，西门庆是一匹大红麒麟金段、一匹青绒蟒衣、一柄金厢玉绦环；各金华酒四坛。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齐。约会已定，茶汤两换，西门庆告辞而回，并不与夏延龄题此事。

一宿晚景题过，到次日，早到何千户家，何千户又是预备饭食，头脑小席，大盘大碗，齐齐整整，连手下人饱餐一顿，然后同往太尉宅门前来。贲四同何家人，又早押着礼物，伺候已久。那时正值朱太尉新加太

何千户未必有西门庆有钱，但府中有贵族气。



好大阵仗。《红楼梦》中写元春省亲场面，或受此书此段影响。

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坛视牲未回，各家馈送贺礼，伺候参见，官吏人等黑压压在门首，等的铁桶相似。何千户同西门庆下了马，在左近一相识家坐的，差人打听老爷道子响，就来通报。一等到午后时分，忽见一人飞马而来，传报道：“老爷视牲回来，进南薰门了，分付闲杂人打开。”不一时，骑报回来，传：“老爷过天汉桥了。”头一厨役跟随茶盒攒盒到了。半日才远远牌儿马到了；众官都头带勇字锁铁盔，身穿缕漆紫花甲、青丝团花窄袖衲袄、红绡裹肚、绿麂皮挑线海兽战裙，脚下四缝着腿黑靴，弓弯雀画，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横担销金令字蓝旗；端的人如猛虎，马赛飞龙！须臾一对蓝旗过来，夹着一对青衣节级上，一个个长长大大，挡挡搜搜，头带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脚上干黄皮底靴，腰间悬系虎头牌，骑在马上：端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须臾，三队牌儿马过毕，只闻一片喝声传来。那传道者都是金吾卫士，直场排军，身长七尺，腰阔三停，人人青巾桶帽，个个腿缠黑靴，左手执着藤棍，右手泼步撩衣，长声道子一声喝道而来，下路端的吓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静。头道过毕，又是二道摔手；摔手过后，两边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缉捕，皆身腰长大，都是宽腰大肚之辈，金眼黄须之徒，个个贪残类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对青衣后面，轿是八抬八簇肩舆明轿；轿上坐着朱太尉，头戴乌纱，身穿猩红斗牛绒袍，腰横四指荆山白玉玲珑带，脚靸皂靴，腰悬太保牙牌、黄金鱼钥，头带貂蝉，脚登虎皮踏台，那轿底离地约有三尺高。前面一边一个相抱角带身穿青丝家人跟着；轿后又是一班儿六面牌儿马、六面令字旗紧紧围护，以听号令；后约有数十人，都骑着宝鞍骏马，玉勒金鞍，都是官家亲随、掌案、书办、书吏人等，都出于纨袴骄养，自知好色贪财，那晓王章国法！登时一队队都到宅门首，一字儿摆下，喝的人静回避，无一人声嗽。那来见的官吏人等，黑压压一群，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轿到跟前，左右喝声：“起来伺候！”那众人一齐应诺，诚然声震云霄。

只听东边咚咚鼓来响动，原来本尉六员太尉堂官，见朱太尉新加光禄大夫、太保，又荫一子为千户，都各备大礼在此，治具酒筵，来此庆贺，故此有许多教坊伶官在此助乐；太尉才下轿，乐就止了，各项官吏人等

真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

预备进见。忽然一声道子响，一青衣承差手拿两个红拜帖，飞走而来，递与门上人说：“礼部张爷与学士蔡大爷来拜。”连忙禀报进去。须臾轿在门首，尚书张邦昌与侍郎蔡攸，都是红吉服孔雀补子，一个犀带，一个金带，进去拜毕，待茶毕，送出来。又是吏部尚书王祖道，与左侍郎韩倡、右侍郎尹京，也来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亲喜国公、枢密使郑居中、驸马掌宗人府王晋卿，都是紫花玉带来拜，惟郑居中坐轿，这两个都骑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员太尉到了，呵殿宣仪，行仗罗列：头一位是提督管两厢捉察使孙荣，第二位管机察梁应龙，第三管内外观察典牧皇畿童太尉侄儿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门巡察使黄经臣，第五管京营卫缉察皇城使窦监，第六督管京城内外巡捕使陈宗善；都穿大红，头带貂蝉，惟孙荣是太子太保，玉带，余者都是金带，下马进去。各家都有金币尺头礼物。少顷，里面乐声响动，众太尉插金花，拿玉带，与朱太尉把盏递酒，阶下一派箫韶盈耳，两行丝竹和鸣。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锦筵！怎见得太尉的富贵？但见：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昼长铃索静；潭潭相府，漏定戟杖齐。林花散彩赛长春，帘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懒髓新调百和香；隐隐层层，龙纹大篆千金鼎。被拥半床翡翠，枕欹八宝珊瑚。时闻浪佩玉叮咚，待看传灯金错落。虎符玉节，门庭甲仗生寒；象板银筝，瑰瓈排场热闹。终朝谒见，无非公子王孙；逐岁追游，尽是侯门戚里。雪儿歌发，惊闻丽曲三千；云母屏开，忽见金钗十二。铺荷芰，游鱼沼内不惊人；高挂笼，娇鸟帘前能对语。那里解调和燮理，一味趋谄逢迎！端的笑谈起干戈，吹嘘惊海岳。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辞使九重天子点头。督择花石，江南淮北尽灾殃；进献黄杨，国库民财皆匱竭。当朝无不心寒，列士为之屏息。正是：辇下权豪第一，人间富贵无双！

须臾递毕，安席坐下。一班儿五个俳优，朝上筝篥琵琶，方响箜篌，红牙象板，唱了一套《正宫·端正好》，端的余音绕梁，声清韵美。唱道：  
享富贵，受皇恩；起寒贱，居高位。秉权衡威振京畿，怙恩

顶尖级的官场应酬。  
且轮不到西门庆者  
流入堂。

当年真能在朱太尉  
堂上唱这种词儿吗？  
这不是公然进行“恶  
攻”吗？



恃宠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义。

[滚绣球]起官夫造水池，与儿孙买田基，苦求谋多只为一身之计。纵奸贪那里管越瘦秦肥？趋附的身即荣，触忤的命必危。妒贤才，喜亲小辈，只想着复私仇公道全亏。你将九重天子深瞒昧，致令的四海生民总乱离，更不道天网恢恢。

[倘秀才]巧言词取君王一时笑喜，那里肯效忠良使万国雍熙，你只待颠倒豪杰把世迷。隔靴空搔痒，久症却行医，灭绝了天理！

[滚绣球]你有秦赵高指鹿心，屠岸贾纵犬机。待学汉王莽不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脐。但行动弦管随，出门时兵仗围。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张威。望尘有客趋奸党，借剑无人斩佞贼，一任的忒狂为！

[尾声]金瓯底下无名姓，青史编中有是非。你那知燮理阴阳调元气，你止知盗卖江山结外夷！枉辱了玉带金鱼挂蟒衣，受禄无功愧寝食。权方在手人皆惧，祸到临头悔后迟。南山竹罄难书罪，东海波干臭未遗。万古流传，教人唾骂你！

当时酒进三巡，歌吟一套，六员太尉起身，朱太尉亲送出来。回到厅，乐声暂止，管家稟事，各处官员进见。朱太尉令左右抬公案，就在当厅一张虎皮校椅上坐下，分付出来，先令各勋戚中贵宦家人吏书人等，送礼的进去；须臾打发出来，才是本卫纪事，南北衙两厢、五所、七司捉察、讥察、观察、巡察、典牧、直驾、提牢、指挥、千百户等官，各有首领，具手本呈递；然后才传出来，叫两淮、两浙、山东、山西、关东、关西、河东、河北、福建、广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进见。

西门庆与何千户在第五起上，抬进礼物去，管家又早将何太监拜帖铺在书案上，二人立在阶下等上边叫名字。这西门庆抬头，见正面五间皆厂厅，歇山转角，滴水重檐，珠帘高卷，周围都是绿栏杆；上面朱红牌匾，悬着徽宗皇帝御笔钦赐“执金吾堂”斗大小四个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家缉访密之所，常人到此者处斩；两边六间厢房，阶墀宽广，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大红，在上面坐着。须臾叫到跟前，二人应诺升

想是此书作者故意这样写《正官·端正好》的词儿，以抒其对现实政治的愤懑。